

欽定史記

卷百二
十七之
百五十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墨子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 **案** 名卜筮曰日者以墨所以卜筮占候時日通名日者也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
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
由漢興而有案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卜大橫之後其卜官更典盛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

按云楚人而太史公不序其系蓋楚相司馬子期子反後姓也

季主見列仙傳

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士同

日俱出洗沐

漢官儀五日一假洗沐也

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

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
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
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

卜數猶術數也音所具反劉氏云具數筮

之亦通筮必以易易用大衍之數也二人卽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

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卽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

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

獵纓獵攬也攬其冠纓而正其衣襟謂變而自

飾也危一作免謂俯俛爲敬

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

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汗

鳥故反

司馬

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

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
卑汗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
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
汗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
誇嚴以得人情

謂卜者自矜誇而莊嚴以得人情也

虛高人祿命以說

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
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汗也司馬季主曰
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
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
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

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
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
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汗雖尊不下也得不得不爲喜去不爲
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
羞矣卑疵而前

音貴 疵

熾趨而言

趨音熾 趨音熾 趨音熾 趨音熾

相引

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

徐廣曰客旅謂之
賓人求長官謂之正

以求

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王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
爲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
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爲右試
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以求便

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
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
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
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
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音釋才賢

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

竊位也

奉音扶用反

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

見鷗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
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
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

碁

徐廣曰式音拭
碁按式卽拭也旋轉也拭之

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網加地之辰故云旋式碁者筮之狀正碁蓋謂下以作卦也

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

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

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

謂若卜之不祥則式不收

也卜吉而後有故云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

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
倣倣音方徃反以破敵國

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

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

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

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

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賁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

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

徐廣曰一作險

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

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爲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

芒音

莫郎 反 悵然噤口不能言

索隱悵音暢噤音禁劉氏音其錦反

於是攝衣而

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

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

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

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

集解徐廣曰音所駟案離騷經云懷

椒糈而要之王逸云糈精米所以享神

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

索隱糈者

卜求神之米也言卜之不中乃不見奪其糈米若爲人主計不審則身無所處也

此相去遠矣

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

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

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

集解徐廣曰曾一作莊

未有以異

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懷王
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宋言

忠賈誼皆務華而喪其身是絕其根本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
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
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
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
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
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

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
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
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
往往而在傳曰富爲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技能
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
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
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技能立
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
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
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

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爲郎時與太卜待詔爲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素隱述贊曰日者之名有自來矣吉凶占候著於墨子齊楚異法書亡罕紀後人斯繼季主獨美取免暴秦此焉終否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考證

日者列傳○凌稚隆曰呂東萊考訂云此太史公所作
劉辰翁云觀其辨肆淺深亦豈褚生所能

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索隱案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
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卜大橫之後其卜官更興盛
焉○龜策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是漢興卽有太卜
不因文帝而更興盛也由漢興而有者蓋言漢興以
來卽有之矣索隱說迂

比周賓正集解徐廣曰客旅謂之賓人求長官謂之正
○徐孚遠曰賓正猶擯正也徐說煩曲不明

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索隱謂若卜之不祥則或不收也卜吉而後有故云有之○臣照按若卜而後收子則子之不得收者多矣古之人豈傷天理絕人命若是索隱之說謬矣蓋言生子必視其時日占其吉凶其後亦俱有應云爾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考證

史記卷一百二十八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索隱 龜策傳有錄無書褚先生所補其叙事煩
蕪陋畧無可取**正義** 史記至元成間十篇有錄
無書而褚少孫補景武紀將相年表禮書樂書
律書三王世家蒯成侯日者龜策列傳日者龜
策言辭最鄙陋非
太史公之本意也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

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
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
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
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
金石或以草木

果解徐廣曰一作革

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

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畧聞夏殷欲卜者乃
取蓍龜已則弃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
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
其歸等耳或以爲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
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爲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

化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卽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超奇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

徐廣曰攘一作襄襄除也

南收

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

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奸窮亦誅三族夫撻策定數

集解徐廣曰撻音逢一作達

撻謂兩手執著分而撻之故云撻策

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

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爲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

集解駟案左傳曰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

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

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

而龜逆

集解駟案左傳曰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詢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

取之音火候反

詢

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

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

明者悖背人道

悖音佩

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

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

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

遊蓮葉之上

集解徐廣曰蓮一作頷聲相近或假借字也

著百莖共一根

徐廣曰劉向云龜千歲而靈著百年而一本生百莖

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

螯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爲能導引致氣有益於

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爲

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
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
吉凶畧闕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
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太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
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
事必先決著龜傳曰案隱此傳即太卜所得古龜之說也下有伏靈上

有兔絲上有擣著

案擣音遂留反擣著即藁著擣古稠字

下有神龜所

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

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卽以篝燭此地

集韻徐廣曰篝籠也

蓋然火而籠罩其上也音溝陳涉世家曰夜篝火也

燭之火滅卽記其處以新

布四丈環置之明卽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
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著生
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
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著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
方今世取著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
者取八十莖已上著長八尺卽難得也人民好用卦
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卽可用矣記曰能
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
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
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

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畧記其
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
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必見其光
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
珠而岸不枯者

集解徐廣曰一無不字許氏說淮南以爲滋潤鍾於明珠致令岸枯也

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蚘蠶

伏之

集解徐廣曰許氏說淮南云蚘蠶龍屬也音決案蠶蚘當爲蛟蠶音龍注音決誤也

王者

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著并得其下龜
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
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大卜官因

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

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

室藏內以爲神寶傳曰取前足臑骨穿佩之

徐廣曰臑

音乃毛反臑臂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

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爲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

神龜在江南嘉林中

按萬畢術中有石朱方嘉林中故云傳曰

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

不至是爲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文

書曰甲子重光

徐廣曰子一作于得我者匹夫爲人君有

土正

徐廣曰正長也爲有土之官長諸侯得我爲帝王求之於白

蛇蟠杆

徐廣曰一孤反

林中者齋戒以待譏然

按林名白蛇蟠

杆林龜藏其中杆音烏謂白蛇嘗蟠杆此林中

也譏音疑言求龜者齋戒以待恒譏然也

人來告之因以譙酒佗髮

徐廣曰佗一作被

佗音徒我反謂被髮也

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歟

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

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

卜官得生龜何爲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

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

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

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

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
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
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
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魚者豫且舉網得而囚
之

案隱且音子余反泉陽人網元龜者

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

元王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
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
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

宋元君之臣也

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
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

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
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授式而起

集解

徐廣曰式音勅

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

爲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
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

索隱

今昔猶昨夜也以今日言之謂昨夜爲今

昔

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

漢天河

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
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立服而乘輜車其名爲龜王急
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
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爲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

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爲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

案莊子曰得白龜圓五尺

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

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卽

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

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雷雨並起

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

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

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

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爲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

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
中以我爲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
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爲不仁上
爲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
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
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
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
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爲侵因
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爲枯旱風而揚埃蝗
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故其

崇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
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
自爲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
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
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爲湯武我爲桀紂未見其
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
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爲山高
而不壞地得爲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
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

集韻 徐廣曰誕一作訑音
土和反 謾音由爛切

謾音漫又
並如字

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爲衆人

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
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
收冬藏或爲仁義或爲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
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
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
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
怱怱疾疾果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文衣服

怱怱疾疾

徐廣曰一作病

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

文衣服

訝謠草木之怪謂之妖
禽獸蟲蝗之怪謂孽

傳爲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

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
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爲之城郭內經閭術外

爲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爲之圖籍別

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

之耨之

集解徐廣曰音憂

義耨

耨之

集解徐廣曰耨

除草也

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疆

不至故曰田者不疆困倉不盈

說文云圓者謂之困方者謂之廩

商賈不疆不得其贏婦女不疆布帛不精官御不疆

其勢不成大將不疆卒不使令侯王不疆沒世無名

故云疆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疆

無不有也王以爲不然王獨不聞玉積隻雉

集解徐廣曰隻

一作

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鏹石拌蚌

集解徐廣

曰鑄音子旋反拌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爲大寶大

音判

鑄

拌割也

寶所在乃爲天子今王自以爲暴不如拌蚌於海也

自以爲彊不過鑄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

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

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

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

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

日至爲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

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

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

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
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爲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
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
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
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
忘紂有諛臣名爲左彊誇而目巧教爲象郎

案禮記

曰目巧之室鄭玄曰但用目巧善將至於天又有玉

意作室不由法度許慎曰象牙郎

牀犀玉之器象箸而羹案箸音持慮反則箸卽筋

羹之有菜者用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脰案脰音衡脚

脰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

石室

按殺周太子歷在囚文王昌之上則近是季歷季歷不被紂誅則其言近妄無容周更別

有太子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

徐廣曰兢一作名歷也 競徐廣曰兢一作

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興卒聚兵與紂相攻

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爲武王戰於牧

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

宣室

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

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

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涓湯

徐廣曰涓音館一作沸 涓沸也 是

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

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爲天下

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

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

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

革爲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

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

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

神爲使通於天地與之爲友諸侯賓服民衆殷喜邦

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

爲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桀紂爲暴彊也

固以爲常桀爲瓦室

集解 郭案世本曰昆吾作陶張華博物記亦云桀作瓦蓋是昆

吾爲桀作也

紂爲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

集解 灼謂燔也燒絲以當

薪務費
人也

賦歛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爲囊囊
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百
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
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
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
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
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剋紂其時使然乃爲天子子
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
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爲聖人使
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

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
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

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

蓋欲神之以謝天之
實向日者天之光明著見

也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

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

之橫其腹腸荆支卜之必制其創

音瘡

理達於理文

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

徐廣曰
福音副藏也

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

徐廣曰牛
革桐爲鼓也

草木

畢分化爲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

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

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
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
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
事百全至身而攣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恒常
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
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
射不如雄渠蠡門集解駟案新序曰楚雄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爲虎而射之應弦沒羽淮南子曰射者重以盜門子之巧劉歆七畧有蠡門射法也禹名爲辯智而不

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椽又奈何責人於全孔子
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正義凡龜其骨空中而枯也直語發

聲也今河東亦然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爲

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蝟辱於鵲

集解郭璞曰蝟能制虎見鵲仰地淮

南萬畢曰鵲令蝟反腹者騰蛇之神而殆於卽且

郭璞曰騰蛇龍屬也螭蛆似蝗大腹食蛇腦也卽津日反且則餘反卽吳公也狀如蚰蜒而大黑色

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栢爲百木長而守門間日

辰不全故有孤虛

集解案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

戌亥卽爲孤辰巳卽爲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爲

孤寅卯卽爲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爲孤子丑卽

爲虛甲午旬中無辰巳爲孤戌亥卽爲虛甲辰

旬中無寅卯寅卯爲孤申酉卽爲虛甲寅旬中無子

丑子丑爲孤午未卽爲虛劉歆七畧有風后孤

虛二十卷按歲月日時孤虛並得上法也黃金

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

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疎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尙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

瓦而陳之

徐廣曰一云爲屋成欠三瓦而棟之也索隱劉氏云陳猶居也注作棟音都貢

反義言爲屋不成欠三瓦以應天猶陳列而居之

以應之天下有階物不全

義言萬物及日月天地皆不能全喻龜之不全也

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爲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爲傳

三月

二月

正月

言正月二月三月右轉周環終十二月者日月

之龜腹下十二黑點為十

十二月

十一月

駟案

中關內高外下

四月

首仰

謂

起足開

肸開

謂兆足斂也

首俛大

俛音免

五月

橫吉

首俛大

謂兆

六月

七

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巳卜暮

昏龜之徵也

徵音叫謂

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

及以鑽之常以月旦祓龜

祓音廢又音拂拂洗

先以清水澡之以卵祓之

以常月朝清水洗乃

持龜而遂之若嘗以爲祖

集解徐廣曰一作視

祖法也言以爲常法人

若已卜不中皆被之以卵東向立灼以荆若剛木土

集解

徐廣曰一作十一

索隱

按古之灼龜取生荆枝

及生堅木燒之斬斷以灼龜按土字合依劉氏說當

連下

卵指之者三

正義言卜不中以土爲卵三度

持

龜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梁卵煇黃

梁米也卵

雞子也煇龜木也音次第之第言燒荆枝更遞而灼故有煇名一音梯言灼之以漸如有階梯也黃者以黃絹裹梁卵以被龜也必以黃者中之色主土而信故用雞也

正義

煇音題煇焦也言以梁米雞卵被去

龜之不祥令灼之不焦不黃若色焦及黃卜之不中也

被去玉靈之不祥玉靈

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

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

集解徐廣曰音竈也

灼鑽

紫隱造謂燒荆之處物若木也

鑽中已又

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

集解

徐廣曰一作止

各三卽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

集解

尊神龜而爲之作號

夫子玉靈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

天下行於淵諸靈數劓

集解徐廣曰音策或劓是策

之別名此卜筮之書其字亦無可覈他皆放此

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

貞

集解徐廣曰行一作身

其欲卜某卽得而喜不得而悔卽得

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

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如神龜之靈知

人死知人生某身良貞某欲求某物卽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卽不得也頭仰足矜內外自隨可得占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內外交駭身節折不死首仰足矜卜病者崇曰今病有崇無呈無崇有呈兆有中崇有內外崇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卽不得呈兆首仰足矜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矜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之
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矜首仰身

首

廣
徐廣
曰一作簡

內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矜首仰若橫吉安
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矜有外不見足開首
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矜勝有外不見足開
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矜首仰不來足開首

仰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脗外首仰不去自去卽足脗星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垂不孰足脗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脗身節有疆外不疫身

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仰足
開身作外疆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吉首
仰身節折足脢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首仰
足脢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脢內外相應不得首
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脢首

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不遇
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開
若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命曰橫
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曰瘳不死
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久毋傷也求
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不得行者
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

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疾歲中無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胗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

災歲稼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霽故其莫字皆爲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故定以爲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胎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來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亡人不得亡財物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舐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
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
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獵得
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
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
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
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脢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毋傷也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盜
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
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
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
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
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
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曰毋瘳死繫者毋罪
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
等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疾歲中
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
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
見聞盜不來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
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
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
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
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胗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者
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行來
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官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
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
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者

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來
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
不吉歲不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
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
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
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
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
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蓋

行不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申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胘外高內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不來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卜病不死有崇而市買不得居官家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久毋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

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不吉歲惡
民疾疫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
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外祟
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來
聞言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官居官家室見貴
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聞
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胗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繫
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來

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
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
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不
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應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足胎以
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
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見貴
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會行
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霽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胗內外自隨卜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卜來者來卜曰卽不至未來卜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足胎以下有求得病不死繫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吉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下有求得病死環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罪聞言毋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罪無

傷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下有求得病不死繫毋罪行行
來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貉以下有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可
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憂不
憂

此狐徹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行
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脰身節折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留繫有
罪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卜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毋
罪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橫吉榆仰首俯以卜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繫難
出毋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卜病者卜日
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胛內自舉外自垂以卜病者卜日不
死其一日乃死

爲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急死卜
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脢以卜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母
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

索隱

按褚先生所取太卜雜占卦體及命召之辭義蕪辭重殆無足採凡此六十七條別

是也外者人也內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也首俛
者憂大者身也卜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脢者生足開
者死行者足開至足脢者不至行者足脢不行足開
行有求足開得足脢者不得繫者足脢不出開出其
卜病也足開而死者內高而外下也

索隱述贊曰三王異龜五帝殊卜或長或短若瓦若
玉其記已亡其辭後續江使觸網見留宋國神能託
夢不衛
其足

史記卷一百二十八

史記卷一百二十八考證

龜策列傳○史通曰尋列傳所編者惟人而已至於龜策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策所記全爲志體向若以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

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語本文子及荀子

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事出莊子外物篇褚先生說元公爲元王

魚者豫且○莊子作余且

教爲象郎集解許慎曰象牙郎○陳子龍曰郎之與廊古字通用也象郎似以象飾室之名或作繪象如後世畫室之意二義俱通觀後圍之象郎知定是室也以章爲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疆○殷本紀作武乙

史記卷一百二十八考證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 軍裴 駟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 史張守節正義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論語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廣雅云殖立也孔安國注尚書云殖生也生資貨財利也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音亡鷄狗之聲相聞民各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

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輓音晚古字通用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

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

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

終不能化眇音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

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縑

徐廣曰紵屬可以爲布穀音谷雖反穀木名

皮可爲紙縑山中紵可以爲布音盧紵音佇今山間野

紵亦作苧鹿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南子

二音薑桂金錫連蓮鉉之未鍊者丹沙犀瑋珠璣齒革

龍門碣石龍門山在徐州龍門縣碣石山在平州盧龍縣北多馬牛羊旃裘

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言如置棊子往往有之言出銅

鐵之山方千里如圍碁之置也管子云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山上赭其下有鐵山上有鉛其下有銀山上有銀其下有丹山上有礬石其下有金也此其大較也

案鐵較音角大較猶大略也

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

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

案隱徵者求也謂此處物賤求彼貴賣之貴

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案隱符謂合於道也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

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

不辟矣

辟音闕 辟開也通也

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

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

予音與言貧

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

於營丘地瀉鹵

徐廣曰瀉音昔瀉鹵鹹地也

人民寡於是太公勸

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

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

言齊既富饒能冠帶

天下豐厚被於他邦故海岳之間歛袂而朝齊言趨利者也

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

設輕重九府

管子云輕重謂錢也夫治民有輕重之法周有大府玉府內府外府天府職內

職金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也

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

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

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
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
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
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
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
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

廣曰計然

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算駟案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
韋昭云計然范蠡師也蔡謨云蠡所著書各計然蓋非也吳越春秋謂之計

倪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則計然曰知鬪則修
倪之與研是一人聲相近而相亂耳

備時用則知物

案言知時所用之物

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

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

案五行不說土者土穰也

旱

則資舟水則資車

案國語大夫種曰賈人早資舟水資車以待也

物之理也

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

末

言米賤則農人病也故云病農若米斗直九十則商賈病故云病末末謂逐末爲商賈也

末病

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

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

理

張呂反著音

務完物無息幣

案久停息貨物則無利

以物相貿易

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

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

珠玉紫隱夫物極貴必賤極賤必貴貴出如糞土者既極貴後恐其必賤故乘時出之如糞土賤取如珠

王者既極賤後恐其必貴故乘時取之如珠玉此所以為貨殖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

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疆吳

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

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

之家乃乘扁舟集解漢書音義曰特舟也紫隱扁音篇又音符珍反國語云范蠡乘輕舟浮

於江湖義國語云勾踐滅吳及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國矣遂乘輕舟以入於

五湖莫知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紫隱大顏云若其所終極

用之則多所容納不用則可卷而懷之不忤於物也按韓子云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之燕子皮乃從

之蓋范

之陶

正義括地志云卽陶山在齊州平陽縣東三十五里陶山之陽也今南五里猶有朱

公冢又云曹州濟陽縣東南三里有陶朱公冢又云在南郡華容縣西未詳也 案 服虔云陶今定陶也 爲

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

乃治產積居與時逐

集解 駟案漢書音義曰逐時而居貨 案 韋昭云隨時逐利也 而

不責於人

案 按謂擇人而與人不負之故云不責於人也

故善治生者能擇

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

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

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

集解 徐廣曰萬萬也

故言富者皆稱陶朱

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

集解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也著讀音如貯**家隱**漢書亦作貯說文云貯積也七十子之

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餽也匿於窮巷子貢

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

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

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案漢書食貨志李悝

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富彊今此及漢書言克皆誤也劉向別錄則云李悝也而白圭樂

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

蠶凶取帛絮與之食謂穀也太陰在卯穰太陰歲後二辰爲太

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

早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

律二音貯

歲倍欲長錢取下

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猗頓用鹽鹽起

孔叢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

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牲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貴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與富於猗氏故曰猗頓
監音古按周禮鹽人云共苦鹽杜子春以爲苦讀如監謂出鹽直用不練

也一說云鹽鹽河東大鹽散鹽東海煮水爲鹽也正義
按猗氏蒲州縣也河東鹽池是畦鹽作畦若種韭一畦
天雨下池中鹹淡得均卽畎池中水上畔中深一尺許
以日暴之五六日則成鹽若白礬石大小如雙陸及暮
則呼爲畦鹽或有花鹽綠黃河鹽池有八九所而鹽州
有烏池猶出三色鹽有井鹽畦鹽花鹽其池中鑿井深
一二尺去泥卽到鹽掘取若至一丈則著平石無鹽矣
其色或白或青黑名曰井鹽畦鹽若河東者花鹽池中
有下隨而大小成鹽其下方微空上頭隨雨下池中其
滴高起若塔子形處曰花鹽赤白卽成鹽焉池中心有
泉井水淡所作池人馬盡汲此井其鹽四分入官一分
入百姓也池中又鑿得鹽塊濶一尺餘高二尺白色光
明洞徹年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倮

韋昭曰烏氏縣名屬安定倮名也
書作羸烏氏姓氏音支倮音魯可反
漢

城在涇州安定縣東四十里倮名也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繪物間徐

一作奸不以公獻遺戎王謂畜牧及至衆多之時
正謂之奸也

猶私

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

謂戎王償之牛羊十倍也

畜至用谷

量馬牛

韋昭曰滿谷則具不復數

秦始皇帝令僕比封君

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

漢書作巴寡婦清巴寡婦之邑清其名

名其先得丹穴

徐廣曰涪陵出丹正義括地志云寡婦清臺山俗名貞女山在涪州永安

縣東北七十里也

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

正義音子兒反言資財衆多不可訾

量一云清多以財餉遺四方用衛其業故財亦不多積聚

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

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

臺夫僕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

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爲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

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

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

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

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

稼穡殖五穀地重

於耕稼也

重爲邪

重者難也畏言不

敢爲奸邪重並逐拱反言關

及秦文孝繆居雍隙

集解徐廣曰隙者間孔也地居隴蜀之間要路故曰隙

隴蜀之貨物而

多賈

音古

獻孝公徙櫟邑

徐廣曰在馮翊

櫟邑

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

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

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厄

徐廣曰音支烟

支也紫赤色也

薑丹沙石銅鐵

徐廣曰邛都出銅臨邛出鐵

竹木之器南

御滇僂僂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

所不通唯褒斜縮轂其口

徐廣曰在漢中

言

轂之湊故云縮轂也

以所多易所鮮

言以所多易其所少

天水隴

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

之畜畜牧爲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

要音

腰言要束其路也

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

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

徐廣曰堯都晉陽也

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

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

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

賈音古秦關內也翟隰石等州北賈種代之勇反

部落稽也延綏銀三州皇白翟所居種代石北也徐廣曰石邑縣

蓋蔚州也代今代州種代石北也也在常山楊平

陽二邑名在趙之西陳蓋衍字以下有楊平陽陳橡因

此衍也言二邑之人皆西賈於秦翟北賈於種代種代

在石邑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慎慎音灼曰慎音

之北也音慨今以土名疆直爲慎慎音冀伎音寘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然

中也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美奇音羈

奇美謂時其民羯羗不均徐廣曰羯音兒一音囚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僇悍

有餘衍也而趙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

陳椽其間得所欲

椽音逐緣反陳椽猶經營馳逐也

溫軹西賈上黨

澤潞等州也

北賈趙中山

溫軹二縣名屬河內洛州及定州

中山地

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

晉灼曰言地薄人衆猶復有沙丘紂淫地

餘民通係之於淫風而言

民俗慢急

徐廣曰慢急也音緝一作慢一

作惠音翽也

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

隨椎剽

椎卽椎殺人而剽掠之

休則掘冢作巧姦冶

徐廣曰一作盡

多美物

徐廣曰美一作弄一作推

爲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

徐廣曰

徐廣曰跕音估張晏曰跕屣也瓚曰躡眼爲跕也屣音所綺反

游媚貴富入後宮徧

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

洛水本名漳水邯鄲在其地

一都會也

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

而矜節

集解徐廣曰矜一作務

濮上之邑徙野王

集解徐廣曰衛君角徙野王

其君於懷州野王

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

碣之間

碣石在西

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

至遼東地踔遠

劉氏踔音卓一音勅教反亦遠騰貌也

人民希數被寇

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

言如雕性之捷悍也

有魚鹽

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

鄰一作臨臨者亦却背之義他並類此

東縮

穢貉朝鮮真番之利

縮者謂却背之也

洛

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

帶山海

徐廣曰齊世家曰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鬪達多匿智

膏

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

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

搖怯於衆鬪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

具五民

集解服虔曰士農商工賈也如淳曰游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而鄒魯濱

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齷

索隱齷音

則角反又音側斷反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

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

集解徐廣曰芒碭以北集解徐廣曰屬巨野正義鄆州鉅

澤也此梁宋也集解徐廣曰今陶之浚儀正義鴻溝以陶

睢陽正義今曹州睢陽亦一都會也集解徐廣曰昔堯

作游成陽集解如淳曰作起舜漁於雷澤集解徐廣曰

也成陽在定陶

在成陽

正義

澤在雷澤縣西北也

湯止于亳

集解徐廣曰今梁國薄縣

正義宋州穀熟縣西南四十五里南亳州

故城是也

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

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畜藏越楚則有三俗

正義越滅吳則有江

淮以北楚滅越兼有吳越之地故言越楚也

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

楚也

正義沛徐州沛縣也陳今陳州也汝汝州也南郡今荊州也言從沛郡西至荊州並西楚也

其

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

正義荊州江陵縣故

爲郢楚之都

西通巫巴

正義巫郡巴郡在江陵之西也

東有雲夢之饒

集解徐廣

曰在華容

陳在楚夏之交

正義夏都計陽城言陳南則楚西及北則夏故云楚夏之交

通

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

集解徐廣曰皆在下邳取音秋慮音闕徐

卽徐城故徐國也僮取慮二縣並在下邳今泗州

則清刻矜已諾

正義已音紀

彭城

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

正義彭城徐州治縣也東海郡今海郡也吳蘇州也

廣陵揚州也言從徐州彭城歷揚州至蘇州並東楚之地

其俗類徐僮胸繪以北俗

則齊

正義胸其俱反縣在海州故繪縣在沂州之丞縣言二縣之北風俗同於齊

浙江南則

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

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

會也衡山

集解徐廣曰都邾邾縣屬江夏

九江

正義

郡都陰陵陰陵故城在濠州定遠縣西六十五里

江南

集解徐廣曰高帝所置江南者丹陽也秦置爲

鄣郡武帝改名丹陽 正義按徐說非秦置鄣郡在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鄣郡故城是也漢改爲丹陽郡徙

郡宛城今宣州地也 正義吳有章山之銅明是東楚之地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長沙二郡南楚南楚之地耳徐

裴以爲江南丹陽郡屬南楚誤之甚矣

豫章

正義

長沙

正義今潭州也

萬里沙祠而西自湘州至東萊萬里故曰長沙也淮是南衡山九江二郡及江南豫章長沙二郡並爲楚也

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

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自陳

徙都壽春號之曰郢故言郢之徙壽春也

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

肥

合肥縣廬州治也言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廬州也

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于

越雜俗

徐廣曰在臨淮

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

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

徐廣曰鄱陽有之括地志云江州潯陽縣

有黃金山山出金

長沙出連錫然堇堇

音謹

物之所有取之不

足以更費

應劭曰堇少也更償也言金少少耳取之不足用故費用也

九疑

徐廣

曰山在營道縣南

蒼梧以南至儋耳者

今儋州在海中廣州南去京七千餘里言

嶺南至儋耳之地與江南大同俗而揚州之南越民多焉

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

焉番禺

正義潘虞二音今廣州

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

之湊

集解韋昭曰果謂龍眼離支之屬布葛布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

集解徐廣曰禹居陽翟正義禹居陽城潁川南陽皆夏地也

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

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

集解徐廣曰按漢中亦作徇字

索隱鄖音雲正義武關在商州地理志云宛西通武關而無鄖關蓋鄖當為徇徇水上有關在九州洵陽縣徐

按漢中是也徇亦作鄖與鄖相似也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

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

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

謂西方鹹地也堅且鹹即出石鹽及池鹽

領南沙北

正義謂池漢之北也

固往往出鹽

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

耕而水耨

集解徐廣曰乃遘反除草也。正義言風草下種苗生大而草生小以水灌之則草死而苗

無損也耨

果隋

集解駟案徐廣曰地理志作蕪。正義除草也。隋音徒火反蕪音郎果反。羸蛤

隋今爲搖音同上古少字也羸力和反果搖猶搖疊包裹也今楚越之俗尚有裹搖之語楚越水鄉足螺魚鰲民多採捕積聚搖疊包裹而食之班固不曉裹搖之方言修太史公書述地云乃故云果苾羸蛤非太史公意班氏不待賈而足。正義賈音古言楚越地勢饒食失之也。不用他賈而自足無饑饉之患地

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皆窳

集解徐廣曰音紫皆窳苟且墮嬾之謂也駟案

應劭曰皆弱也晉灼曰窳病也

正義窳音庾。按食

螺蛤等物故多羸弱而足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羸毒之肉多疹。偷生無積聚。正義言江淮以南有水族民

已不爲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乃多貧也。

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
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
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
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
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
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

集解 駟案歸者取利而不停貨也

富者人之

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
却敵斬將搃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
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
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

集解 徐廣

日驚一作流

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契鳴

琴揄長袂躡利屣

集韻徐廣曰揄音與躡一作跼跼音吐協反屣音山耳反舞屣也

目

挑

正義田鳥反

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

閑公子飾冠劔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阮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縉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

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

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

素隱謂無爵邑之入祿秩之奉

則曰素封素空也

正義言不仕之人自有園田收養之給其利抵於封君故曰素封也

封者食租

稅歲率

正義音律

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

素隱戶率二百故千戶二

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

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

素隱率二千故百萬之家亦二十萬

而更徭租賦

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五匹

素隱按馬有四足二百蹄有五匹也漢書則云馬蹄數千所記各異

牛

蹄角千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百六十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為率

千足羊澤中千

足彘

集解韋昭曰二百五十頭

水居千石魚陂

集解徐廣曰魚以斤兩為計也素隱陂音

說漢書作波音同

言陵澤

山居千章之材

廣曰徐

養魚一歲收得千石魚賣也

廣曰一

作楸駟案韋昭曰楸木所以爲轅音秋

漢書作千

章之萩服虔云章方也故孟康亦云言任方章者千枚

謂章大材也樂彥云萩梓木也可以爲轅者

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

江陵千樹橘准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

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

郭千畝畝鍾之田

六斛四斗也

若干畝卮茜

徐廣曰卮音支

鮮支也茜音倩一名紅

千畦薑韭

徐廣曰千畦二

藍其花染繒赤黃也

十五畝駟案韋昭曰

畦猶

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

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

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醪飲食

廣曰會

聚食音渠略反釀

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

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

言少有錢財則鬪智巧而求勝也

既饒

爭時

既饒足錢財乃逐時爭利也

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

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

歲千釀

釀千瓮酤酤醋云酒酤

醯醬千瓠

徐廣曰長頸罌瓠音閑江反

醬千甌

徐廣曰大罌缶音都甘反漢書作儋孟康曰儋石甌石甌受一石故云儋石一音都

濫反屠牛羊彘干皮販穀糶干鍾穀也糶音掉也薪橐干

車船長千丈案總積數長千丈木千章案駟案漢書音義曰洪洞方橐章材也舊將

作大匠掌材曰章曹掾案洪音胡孔反洞音動又並如字竹竿萬个案徐廣曰古賀反

釋名云竹曰其輶車百乘案徐廣曰馬車也牛个木曰枚

車千兩案車一乘爲一兩風俗通云箱轅及輪兩兩而偶之稱兩也木器髻者干枚

音許昭反今關東俗器物一再漆者謂之稍漆卽髻聲

之轉耳今關西俗云銅器干鈞案徐廣曰三十斤素木鐵器若

厄茜干石案漢書音義曰素木素器也馬蹄躐干

徐廣曰躐苦弔反馬八膠音料案埤蒼云尻骨謂八膠一日夜蹄小顏云躐口也蹄與口共千則爲二百疋

若顧亂則云上文馬二百蹄與千戶侯等此蹄躐干比千乘之家不容亦二百則竅謂九竅通四三而成一馬

所謂生之徒

十有三也 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僮

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日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以別馬牛蹄角也

筋角丹沙千斤

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

集解徐廣曰榻音吐

合反駟案漢書音義曰榻布白疊也

正義顏師古曰麤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重耳非白疊也答者厚

之貌也按白疊木綿所織非中國有也

漆千斗蘖麴鹽豉千荅

集解徐廣曰或作合

器名有甔孫叔敖云甔瓦器受斗六升合為甔音貽

鮐鯨千斤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音如楚人言

菁鯨魚與鮐魚也

正義鮐音臺又音貽說文云鮐海魚也鯨音齊禮反刀魚也

鯨千石鮑千鈞

集解徐廣曰鯨音鯨鮑魚也正義鮑音族苟反謂雜小魚也鮑白也然鮐鯨以斤論鮑鯨以千鈞論乃其九倍

多故知鮐是大好者鯨鮑是雜者也徐云鯨鮑魚也鮑並各反謂破開中頭尾不相離為鮑謂之膊關者也此

亦大魚為之也 棗栗千石者三之

正義謂三千石也言棗栗

狐

魁

正義音彫

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侘果菜千鍾

正義

鍾六斛四斗果菜謂雜果菜於山野采取之

子貸金錢千貫節駟會

集解徐廣曰駟

音祖郎反馬儉也駟案漢書音義曰會亦是儉也節節物貴賤也謂估儉其餘利比千乘之家

貪賈三

之廉賈五之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三廉賈貴

而賣賤乃買故十得五

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

正義音律

侘雜

業不中什二

正義言雜惡業而不在什分中得二分之利者非世之美財也

則非吾財

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

集解徐廣曰卓一作淖

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

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

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

集解徐廣曰屬廣漢葭萌今利州縣也

唯

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

集解徐廣

曰古蹲字作踰駟案漢書音義曰水鄉多鴟其山下有沃野灌溉一日大芋

正義汶音珉蹲鴟芋也言邛州臨邛縣其地肥又沃平野有大芋等也華陽國志云汶山郡安上縣有大芋如蹲鴟也至死不飢民

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卽鐵山鼓鑄運

籌策傾滇蜀之民

正義滇一作沮漢書亦作滇也今益州郡有蜀州亦因舊名及漢江爲名

江在益州南入導江非漢中之漢江也

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

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

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

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

公子之賜與名

集解韋昭曰優游間暇也

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織嗇

正義

音色嗇吝也言孔氏連車騎游於諸侯以資給之兼通商賈之利乃得游閑公子交名然其通計贏利過

於所資給餉遺之當猶有交游公子雍容而勝於慳慳也

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

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

冶

集解徐廣曰魯縣出鐵

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

拾仰有取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

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

正義

刁丁桀黠奴人之遙反姓名

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

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

母刁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奴自相謂曰寧欲免去
作民有爵邪將止爲刁氏作奴乎無發聲語助言

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織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儉嗇也

而師史尤甚

正義師史人姓名

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

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

正義洛陽在齊秦楚趙之中其街巷貧人學於富家

相矜以久賈諸國皆數歷里邑不入其門故前云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是也

貧人學事富

家相矜以久賈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謂街巷居民數無田地皆相矜久賈在此諸國也

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宜曲任氏之先

集解徐廣曰高祖功臣有宜曲侯索隱上林賦云西馳宜曲當在京輔今闕其

地也正義按其地合在關內張揖云宜曲官名在昆池西也為督道倉吏漢書音義

日若今吏督租穀使上道輸在所也韋昭曰督道秦時邊縣名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

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集解徐廣曰窖音校穿地以藏也楚漢相距榮

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

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

畜人爭取賤賈音灼云爭取賤賈金玉也音價也任氏獨取貴善

而善者不爭賤價也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

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

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孟康云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人能致富

若此顏云塞斥者言國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姚得恣其畜牧也姓橋名姚也唯橋姚已致

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

義曰邊塞主斥侯

卒也唯此人能致富若此

如傳云邊塞益斥是也橋姓姚名也言橋姚因斥塞而致此資風俗通云馬稱疋者俗說云相馬及君子與人相疋故云疋或說馬夜行日照前四丈故云一疋或說

度馬從橫適得一疋韓詩外傳云孔子與顏回登山望見一疋練前有藍視之果馬光景一疋長也

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齋貸子錢

齋音子稽反貸假也音吐得反與人物云齋周禮注齋所給與也子錢家以為侯邑國

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

吐代反其息什之一謂出一得十倍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

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

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

日安陵及徐廣

杜二縣名各有杜姓也宣帝以杜爲杜陵

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

集解徐廣

日異一作淑又作較

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

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未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

用文持之變化有槩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

爲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

可勝數夫織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

田農拙業

集解徐廣曰古拙字亦作掘也

而秦陽以蓋一州

集解漢書作甲一州

服虔云富爲州中之第一

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

桓發用之富

集解漢書桓作稽桓發人姓名

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

樂成以饒販脂

集解說文云載角者脂無角者膏也

辱處也而雍伯千金

集解徐廣曰雍一作翁案雍音於恭反漢書作翁伯也

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

酒削薄技也

集解徐廣曰酒或作細駟案漢書音義曰治刀劍名案酒音先禮反削刀者名酒

削謂摩刀以水酒之又方言云劍削關東謂之削音肖亦依字讀而邳氏鼎食胃脯簡

微耳濁氏連騎

案晉灼云太官常以十月作沸湯燻羊胃以末椒薑坊之訖暴使燥則謂之

脯故易售而致富也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

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

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

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索隱述贊曰貨殖之利工商是營廢居善積倚市邪贏白圭富國計然疆兵保參朝請女築懷清素封千

戶卓鄭齊名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九
列傳

序

史記一百二十九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考證

貨殖列傳○

臣照

按遷史以貨殖傳終所以見先王詩書禮樂之澤至漢武之世而蕩然無遺蓋傷之也未以非也二字作結彰彰可見而後儒猶謂馬遷重貨殖而薄仁義寧得稱知言哉

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索隱徵者求也謂此處物賤求彼貴賣之○董份曰賤之徵貴賤極則人棄之故其徵必貴白圭之術正能明貴賤之徵而棄取之也以徵爲求謬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

身說卷二百二十九考證
十一
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此語汲冢書無之疑在所闕八篇之中

天下壤壤○凌稚隆曰按壤穰通用鹽鐵論此語作穰穰

計然之策七○越絕書及吳越春秋作九術

之陶○

臣照南

按正義以陶在齊州平陽縣又以爲曹

州濟陽縣又以爲在南郡華容縣據水經注云定陶縣則曹州近之

子贛旣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
○史通曰昔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

德具美者衆不可以一介末事持爲百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爲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旣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缺如

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蠶凶取帛絮與之食○凶各本並作出程一枝曰蠶字屬上句讀出字本作凶蓋以字形相近而訛也今從程說改正

夫燕亦勃碣之間正義勃海碣石在西○臣世駿按西

下宜有北字

以故皆蠹正義按食螺蛤等物故多羸弱而足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羸蛛之肉多疹毒之患也○徐孚遠曰觀下文偷生無積聚則羸弱病足之說非也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集解歸者取利而不停貨也○顧炎武曰貨殖傳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又曰貪賣三之廉賈五之夫放於利而行多怨廉者知取知與無求多於人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是以取之雖少而久久更富廉者之所得乃有其五也注非

下有蹲鴟集解徐廣曰古蹲字作踰○徐廣既有此釋

則本文蹲字應作踰矣又正義引華陽國志云汶山郡安上縣有大芋如蹲鴟安上水經注作江都

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顧炎武曰說文街四通道鹽鐵論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皆爲天下名都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

爲督道倉吏集解漢書音義曰若今使督租穀吏上道輸在所也韋昭曰督道秦時邊縣名○班馬異同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猶後傳注漢宮闕疏所稱細柳倉也

盡椎埋去就○顧炎武曰椎埋當是推移二字之誤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考證

史記卷一百三十

漢 太史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張晏云南方陽

也火水配也水爲陰故命南方正重司天火正黎兼地職臣瓚以爲重黎氏是司天地之官然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火字非也案國語黎爲火正以淳耀敦大光照四海又幽通賦云黎淳耀於高辛則火正爲是也

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

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

集解應劭曰封爲程國伯休甫字也

索隱重司天而黎司地是代序天地也據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胤二氏二正所出各別而史遷意

欲合二氏爲一故總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然後按彪之序及干寶皆云司馬氏黎之後是也今總稱伯

休甫是重黎之後者凡言地卽舉天稱黎則兼重自是相對之文其實二官亦通職然休甫則黎之後也亦是

太史公欲以史爲已任故言先代天官所以兼稱重耳正義括地志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東二十一里周之

程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

正義司馬彪序云南正黎後世爲司

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

索隱司馬夏官卿不掌國史自是先代兼爲史衛宏云司馬氏周史

佚之後恐或有所據 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

集解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

頽叔帶之難故 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

索隱

左氏隨會自晉奔秦後乃奔魏自魏還晉故漢書云會奔秦魏也少梁古梁國也秦滅之改曰少梁後名夏陽

也正義案春秋隨會奔秦其後自秦入魏而還晉也隨會爲晉中軍將少梁古梁國也嬴姓在同州韓城縣南

二十二里是時屬晉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正義

何法盛晉書及司馬氏系本名凱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正義徐廣曰名喜也

在趙者正義何法盛晉書及晉譙王司馬無忌司馬氏係本皆云名凱以傳劍論顯正義

服虔曰世善傳劍也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之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正義

服虔云善劍解所以稱傳也蘇林作搏言手搏論而知名也崩贖其後也正義五怪反如淳云

刺客傳之崩贖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

伐蜀遂拔因而守之正義蘇林曰郡守也錯孫靳正義徐廣曰一作靳錯音

七各反靳音紀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

安君阬趙長平軍正義文穎曰趙孝成時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

鄆音尤李奇曰地名在咸陽西灼曰地葬於華池灼曰地

十里三秦記其地後改爲里李也灼曰地名在鄆縣晉灼非也案司馬遷碑在夏陽西北四里括地志云華池在同州韓城縣西南七十里在

夏陽故城西北四里靳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贖立

孫邛爲武信君將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按晉譙國司馬無忌作司

馬氏系本云蒯贖生昭預昭預生憲憲生邛也而狗朝歌諸侯之相王王邛於

殷漢書云項羽封邛爲殷王漢之伐楚邛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

昌生無澤漢書作毋擇並音亦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

五大夫卒皆葬高門蘇林曰長安北門也瓚曰長安城無高門蘇說非也案遷

碑高門在夏陽西北去華池三里括地志云高門原俗名馬門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十八里漢司馬遷

墓在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夏陽縣故喜生談談爲太史東南有司馬遷冢在高門原上也

公

集解

如淳曰漢儀註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

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贊曰百官表

無太史公茂陵中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爲太史令蔡隱

公者遷所著書尊其父云公也遷雖稱述其父所作其

實亦遷之詞而如淳引衛宏儀註稱位在丞相上謬矣

按百官表又無其官且修史之官國家別有著撰則令

州縣所上國書皆先上之後人不曉誤以在丞相上耳

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

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

舊名尊而稱也按下文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

曰遷又云卒三歲而遷爲太史公又云太史公遭李陵

之禍又云汝復太史則續吾祖矣觀此文虞喜說爲長

乃書談及遷爲太史公者皆遷自書之漢舊儀云太史

公秩二千石卒史皆秩二百石然贊及韋昭桓

譚之說皆非也以桓譚之說釋在武本紀也

學天官於唐都

正義天官書云

受易於楊何

集解徐廣

習道論於黃子

集解徐廣曰儒林傳

太史公仕於建元

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

正義布內反顏云悖惑也各習

師書惑於所見也

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

正義張晏云謂易繫辭案下二

句是繫辭文

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

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

案六家同歸於正然所從之道殊塗學或有傳習省察或有不省者耳

嘗竊觀陰陽之

術大祥

集解徐廣曰一作祥駟案李奇曰月令星官是其枝葉也漢書作大詳言我觀陰陽之術

大詳今此作祥於義爲疎野王云祥善也吉凶之先見也

而衆忌諱使人拘而

多所畏

言拘束於日時令人有所畏忌也

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

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

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

而難遵

韋云墨翟之術也尚儉後有隨巢子傳其術也

是以其事不可徧循

徧音遍徧循言難盡用也

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

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失真

劉向別錄云名家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按名家知禮亦

異數是儉也受命不受辭或失其真也

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

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

瞻音市艷反漢書作澹古今字異也

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

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

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

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

要去健羨

集解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

不集見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

細聰明

如淳云不尚賢絕聖弃智也

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

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

位十二度二十四節

集解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

各有禁忌謂日月也

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

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

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

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

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

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

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

自此已下韓文故稱曰也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正義屈蓋曰采

椽不刮義章昭云采椽櫟椽也食土簋集解徐廣曰一作溜駟按

服虔曰土簋用土作此器啜土刑糲梁之食集解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爲糲

三斗米爲糲音刺韋昭曰糲礪也索服虔曰糲麤米也三蒼云梁好粟也正義顏云簋所以盛飴也刑所以

盛羹也土謂燒土爲之卽瓦器也糲麤米也脫粟也梁粟也謂食脫粟之飴飴也藜藿之羹

藜似藿而表赤藿豆葉也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

以桐木爲棺厚三寸也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

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

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

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

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按禮親親父為首尊

尊君為首也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

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繳繞服虔曰繳音近叫呼謂煩也使人

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

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集解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此

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無為者清淨也無不為者生育

萬物也其實易行各守其分故易行也其辭難知幽深微其

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自然也無成勢無常形故

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

集解韋昭曰因物爲制

故能

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

正義因時之物成法爲業

有度無度

因物與合

正義因其萬物之形成度與合也

故曰聖人不可時變是守

索隱

此出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故曰也

正義言聖人教迹不朽滅者順時變化

常也因者君之綱也

正義言因百姓之心以教惟執其綱而已

羣臣並至使

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

窾

集解徐廣曰音款空也 駟案李奇曰聲別名也

稱名則謂之空空有聲也

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

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

正義混胡本反

混混者元氣神著之貌也

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

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

集解韋昭曰聲氣者神也枝體者形也

不先定

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

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

集解徐廣曰在馮翊夏陽縣駟案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

正義括地志云龍門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其山更黃河夏禹所鑿者也龍門山在夏陽縣遷卽漢夏陽縣

人也至唐改曰韓城縣耕牧河山之陽

正義河之北山之南也按在龍門山南也

年十

歲則誦古文

集解遷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尚書劉氏以爲左傳國語系本等書是亦名之古文

也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集解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

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
茅山大會計更名曰會稽張勃吳錄云本名苗山一名

覆釜禹會諸侯計功改曰會稽括地志云石箐山一名玉箐山又名宛委山卽會稽山一峰也在會稽縣

東南十八里吳越春秋云禹案黃帝中經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左闕之填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

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琢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山血白馬以祭禹乃登山仰天而笑忽然而臥夢見繡衣

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却倚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齊於黃帝之岳岩岩之下三月季庚

登山發石禹乃登宛委之山發石得金簡玉字以水泉之脉山中又有一穴深不見底謂之禹穴史遷云上會

稽探禹穴闕九疑之泉在營道南其山九峰皆似故曰卽此穴也九疑之泉在營道南其山九峰皆似故曰

九疑張晏云九疑舜葬故窺之尋上探禹穴蓋以先聖所葬處有古冊文故探窺之亦搜探遠矣九疑山

在道浮於沅湘出道州北東北入海北涉汶泗兩水

出兗州東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

而南歷魯鄒縣名嶧山名鄒縣各二尼困鄆薛彭城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三

地理

七

屬魯徐廣曰嶧音亦縣名有山也鄆音皮鄒鄆薛三縣

子游為魯相子游太尉陳蕃子也國人諱而改焉若如其說則蕃改鄆鄆皮聲相近後漸訛耳然地理志魯國

蕃縣應劭曰邾國也音皮**括**地志云徐州滕縣漢蕃縣音翻過梁楚以歸於是遷

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畧邛笮昆明還報命

以為五郡其明年元封元年是也是歲天子始建漢家

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徐廣曰擊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張晏云自

陝已東皆周南之地也音預不得與從事音預與故發憤且卒而子遷

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

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

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

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
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
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
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
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
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
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案年表
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
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
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

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

遷為太史令

案遷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

紬史記

徐廣曰紬音抽如淳云抽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小顏云紬謂綴集之也

石室

金匱之書

案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

五年而當太初元年

李奇

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於武帝大初元年此時述史記

按遷年四十二歲十一月甲子

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徐廣曰封禪序曰封

禪則萬靈罔不禋祀駟案韋昭曰告於百神與天下更始著紀於是

侯諸侯羣神之主故曰諸神受紀孟康云句芒祝融之屬皆受瑞紀也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

先人謂先代賢人也太史公司馬遷也先人司馬談也

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

案孟子稱堯舜至湯五百餘歲湯至文王五百餘歲文王至孔子五百餘歲太史公此言畧取於孟子而揚雄孫盛深所不然所謂多見不知量也以爲淳氣育才豈有常數五百之期何異一息是以上皇相次或以萬齡爲間而唐堯舜禹比肩並列降及周室聖賢盈朝孔子之没千載莫嗣安在於千年五百年乎具述作者蓋記注之志士耳 豈聖人之論哉 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

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案漢書讓作

讓晉灼云此古讓字言且當述先人之成業何敢自嫌值五百歲而讓之也 上大夫壺遂曰

案遂爲詹事秩二 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

公曰余聞董生曰 **案**服虔曰仲舒也 周道衰廢孔子爲司寇諸

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

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案**是非謂褒貶 諸侯之得失也 以爲天下儀表

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案孔子之言見春秋

緯太史公引之以成說也空言謂褒貶是非也空立此文而亂臣賊子懼也孔子言我徒欲立空言設褒貶則不如附見於當時所因事之人臣有僭侈篡逆因就此筆削以褒貶深切著明而書之以爲將來誠也夫

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

猶豫善善惡惡

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也

賢賢賤不肖存

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

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

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

成數萬其指數千

集解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數字誤也駟謂太史公此辭

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春秋公羊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云文成數萬也不得如張議但論經萬八千字便謂之誤

案隱註非也小顏云史遷豈以公羊之傳爲春秋乎春秋經一萬八千亦足稱數萬非字

誤之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

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

案弑君亡國及奔走皆是失仁義之道本耳已者語終之辭也

故易

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

集解徐廣曰一云差以毫釐一云繆以千里駟案今易無此語

易緯有之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

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

正義

其心實善爲之不知其義理則陷於罪咎

被之空言而不敢辭

張晏曰趙盾不

知討賊而不敢辭其罪也

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

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

正義

顏云爲臣下所干臣犯也一云違犯禮義

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

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
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
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
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
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
否否集解晉灼曰唯唯謙

應也否否不通也

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

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
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
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
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

集解如淳曰受天命清和之氣
於音烏顏云於歎辭也穆

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教化清也

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

集解應劭

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如淳曰款寬也請除守塞者自保不爲寇害

正義重譯更譯其言也請來

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

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

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

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

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

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

集解徐廣曰天漢三年

正義案從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

乃七年也

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

正義太史公舉李陵李陵降也

幽於縲紲

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

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

案謂其義隱微而言約也

隱微而約省者遷深維欲依其隱約而成其志意也

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

美里

徐廣曰在湯陰

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

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臆脚而論兵法不韋

遷蜀世傳呂覽

義即呂氏春秋也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

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

于麟止

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爲述事之端上包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

云武帝至雍獲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遷作史記止於此猶春秋終於獲麟然也史記以黃帝爲首

而云述陶唐者案五帝本紀贊云五帝尚矣然尚書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純故述黃帝爲本紀

之首而以尚書雅正
故稱起於陶唐也

自黃帝始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

徐廣曰顓頊帝譽堯舜

各成法

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

案隱台音怡悅也或音昭非也

厥美帝功萬世

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

應劭云有本則紀有家則代有年則表有名則傳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

音薛也

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

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洎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鄴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

豪即嶠之異音旅師

旅也 義穆公封涪山軍旅之尸

以人爲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

本紀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

銷其兵鑄以爲鍾鐻也

索隱鐻音巨鐻鍾也

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

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

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

項

徐廣曰宋義爲上將號慶子冠軍

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

羽本紀第七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

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賈

音頌

諸呂不台

集解

徐廣曰無台輔之德也一日怡懌也不爲百姓所說

案此贊本韻則怡懌爲是也

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

徐廣

曰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

大臣洞疑

洞是洞達意共所疑

遂及宗禍作呂太

后本紀第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

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爲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

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建封禪改正

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尙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畧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畧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旣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已來至於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

司靡踵疆弱之原云以世

集解徐廣曰一作云已也天漢序曰敞義依霍庶幾云已

踵繼也以當作已世當作也並誤之耳云已也皆助語之辭正義言漢興已來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

不能明其嗣有司無所踵繼其後乃云疆弱之原云以世相代相不能有所錄紀也作漢興已來

諸侯年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

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彊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畧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

集解徐廣曰樂

者所以感和人情，情既感則遠方殊俗莫不懷柔向化也。

比樂書以述來古

案隱來古

自自古已來樂之興衰也。

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彊

案隱此律書之贊而云非兵不彊者則此律書即兵書也。古者師出以律則凡出軍皆聽

律聲故云聞律效勝負望敵知吉凶也。

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

案隱黃帝有阪

泉之師湯武有鳴條牧野之戰而克桀紂

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

所從來尚矣

正義古者師出以律凡軍出皆吹律聽聲律書云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

重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故云司馬兵法所從來向矣乎

太公孫吳王子

集解徐廣曰王

子成甫

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翫

忽

案忽者愆文之愆也翫者輕也言律歷窮陰陽之妙其間不容輕忽也言翫恐衍字耳

正義

翫匹達

反今音匹沼反字當作抄抄禾芒表也忽一蠶口
出絲也言律歷相治之間不容此微細之物也 五家

之文佛異

案

佛音悖一音扶物反佛亦悖也案言金

木水火土五家之文名相悖異不同也
五家謂黃帝顓頊夏殷周之歷其文相戾乖異不同維
太初之元論歷律爲是故歷書自太初之元論之也

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

案徐廣曰
論一作編

星氣之書多雜襍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
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

案徐廣曰
一云荅應

用用則萬靈罔不

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

七

維幣之行

幣錢也

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

玩音

五宮反巧音苦孝反

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

第八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弑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詔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申呂肖矣

徐廣曰肖音痛痛猶衰微訓不知從出案肖謂微弱而肖少所謂申呂

徐廣音

雖衰也於申申呂後痛微故尚父微賤也

尚父側微卒歸西伯

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

徐廣曰繆錯也猶云繆結也權智潛謀幽

昧不顯所謂太公陰謀

太公繆綢為權謀於幽昧不明著也

繆謂綢繆也音亡又反謂繆音武彪反

言呂尚綢繆於幽權之策謂六韜三畧陰符七術之屬也

番番黃髮

集解駟案番音婆毛萇云番番

威勇武貌也案黃髮言老人髮白而更黃也

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

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闕爭寵姜姓解亡

集解徐廣曰闕一云監解

一作遷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疆魯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

禍亂

謂王曾禪其相子之後卒危亂也

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

案系家云管叔名鮮蔡叔名度霍叔名處也

周公爲盟太任十子周以宗

疆

太任文王妃十子伯邑考武王管蔡霍魯衛毛聃曹是也

嘉仲悔過

蔡叔

仲也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

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旣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

六

牧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

傾不寧南子惡蒯賸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旣疆衛

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旣死周

封微子襄公傷於泓

正義泓水名公羊傳云宋與楚人期戰於泓之陽宋師大敗君子大

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禮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

惑退行剔成暴虐

集解徐廣曰一云偃宋剔成君生偃

剔音邊 宋乃滅亡

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旣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

義謂晉穆侯太子名仇少子名成師 卒

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

卿專權

義智伯范中行韓魏趙

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

家第九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

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

正義楚莊王都陳

既赦鄭伯班師

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

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賓南海

正義吳越春秋云啓使歲時祭禹於越立宗廟南山之上封少康庶

子無餘於越使祠禹至勾踐遷都山陰立禹廟爲始祖廟越亡遂廢也案今禹廟在會稽山下

文身斷

髮鬣鱗與處

鬣鱗音鬣

既守封禺

徐廣曰封禺山在武康縣南

奉

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
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
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

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驥騶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

楚爲反

佐文

尊王卒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
爵王遷辟滎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于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
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旣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
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
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
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
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
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旣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
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
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周失其道至秦

之時諸侯力事乎爭強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

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臯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寶栗姬負貴王

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
第十九

漢既誦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
彭城以彊淮泗爲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
祖游楚王交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爲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乃
王琅邪怵午謂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

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荆燕世
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旣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

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
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

正義謂華推山之西也

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國
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
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
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旣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

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
駐於昌邑以卮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
七

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爲扞傾愛矜功幾獲于禍嘉
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旣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
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

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
第二

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
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
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劔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
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旣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

傳第六

孔子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
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
列傳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
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旣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
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

傳曰徐廣曰一作襄

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

甘茂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

集解徐廣曰苞一作施

圍大梁使諸侯歛手而事秦者魏

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荆滅趙王

翦之能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

衰

集解徐廣曰一作壤

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爲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

五

爭馮亭以權

集解徐廣曰以一作反太史公譏平原曰利令智昏故云爭馮亭以權

如楚

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殉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詢於魏齊

徐廣曰詢音逆
詢音火候反詢辱也

而信威於彊秦

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彊齊之讐雪其先君之耻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史記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
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狗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
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潛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遂存
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
列傳第二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
第二十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
第二十五

曹子七首曾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心作刺
客列傳第二十六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作李斯
列傳第二十七

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中
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
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垓下

徐廣曰堤塘之名也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楚漢相距輦洛而韓信爲填潁川盧縮絕籍糧餉作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緤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蒯音裴其字從崩邑又音浮

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欒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作袁盎
朝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
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
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
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
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維仲之省

虞解徐廣曰吳王之王由父省

厥瀆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

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榮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疆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
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爲百吏先作平
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旣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
列傳第五十三

吳之叛逆甌人斬淠

徐廣曰今之永寧是東甌也

葆守封禺爲臣

葆音保言東甌被越攻破之後保封禺之山今在武康縣也

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四

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

徐廣

日一作莫藩
音普寒反

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唐蒙使畧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爲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

人稱長者壯有漑

集解曰一作既

徐廣

作汲鄭列傳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姦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旣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旣信

集解

徐廣曰

一云不慨信

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

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
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

按日者傳亡無以知諸國之俗今褚先生唯記司馬

季主之事也

所用欲循

日一作徐廣總

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

六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

其書旣亡無以知其異今褚少孫唯取太卜占龜之

雜說詞甚煩蕪不能裁剪妄加穿鑿此篇不才之甚也

然各以決吉凶畧闕其要

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

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

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

如淳曰刻玉版以爲文字

圖籍

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

如淳曰章歷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瓚曰茂陵書丞相爲工用程數其中言百工用

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

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

蓋姓也音古盍反

而

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

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

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

司馬氏世主天官

案此天官非周禮冢宰天官乃廣知天文星曆之事天官且遷實黎

之後而黎氏後亦摠稱重黎以重本司天故太史公代掌天官蓋天官統太史之職言史是歷代之職恐非實事然衛宏以爲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故太史談云予之先人周之太史蓋或得其實也

至於余乎

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

案舊聞有遺失放逸者網羅而

考論

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畧推

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

案並時則年歷差殊則亦畧言難以

明辨故作表

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

案兵權卽兵書

也遷沒之後亡緒少孫以律書補之今律書亦畧言兵也山川卽河渠書也鬼神卽封禪書也故云山川鬼神也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

輻共一轂

隸解

案漢書音義曰象黃帝已下三十世家老子言車三十輻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

此也
顏云此說非也言衆星共繞北辰諸輻咸歸車羣臣尊輔天子也

運行無窮輔拂

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

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

索隱已音紀言扶義俶儻之士能立功名

於當代不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

百字爲太史公書序

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則謂太史

公是朔稱亦恐其說未實蓋遷自尊其父著述稱之曰公或云遷外孫楊惲所稱事或當爾也

畧以拾

遺補藝

李奇曰六藝也漢書作補闕此作藝謂補六藝之闕也

成一家之言

厥協六經異傳

之說耳謙不敢比經藝也異傳者如子

夏易傳毛公詩及韓嬰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者也

整齊百家雜語

公撰史記

言其協於六經異文整齊諸子百家雜說之語謙不敢

比經藝也異傳謂如丘明春秋外傳國語子夏易傳毛

公詩傳韓詩外傳伏藏之名山副在京師言正本

生尚書大傳之流也藏之名山副在京師

本留京師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至于羣玉之山河

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所謂策府郭璞云古帝王藏策

之府則此謂藏侯後世聖人君子此語出公羊傳

之名山是也侯後世聖人君子言夫子制春秋之義

以俟後聖君子以君子第七十駟案衛宏漢書舊

之爲亦有樂乎此也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

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

舉李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大初而訖百三十篇

駟案漢書音義曰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

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

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元成之間褚先生

非遷本意也案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取封禪

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書取禮樂記兵書亡不補畧述

律而言兵遂分歷述以次之三王系家空取其策文以續此篇何率畧且重非當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

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雜說而無筆削功何蕪鄙也

索隱述贊曰太史良才實纂先德周遊歷覽東西南北事覈詞簡是稱實錄報任投書申李下獄惜哉殘

缺非才
妄續

史記卷一百三十

史記卷一百三十考證

太史公自序其在衛者相中山集解徐廣曰各喜也○
呂氏春秋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

以傳劔論顯集解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
不能傳劔論兵書也○序傳作不能傳兵論劔與晉
灼所引互異必有一誤

蒯瞶玄孫邛爲武信君將集解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
自號武信君○劉敞漢書刊誤曰此言當始皇時爲
武信君將則武信君非武臣也項梁亦號爲武信君
然皆非始皇時

使人儉而善失真○董份曰墨者儉是矣若名家言儉似不可曉蓋此乃檢字因上有儉字寫者遂誤耳解曰檢者法也又曰檢者束也下文苛察繚繞卽檢束之意也

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正義太史公舉李陵李陵降也○董份曰李陵之禍謂陵降而太史公救之帝怒下蠶室也

大臣洞疑索隱洞是洞達意共所疑○董份曰洞字恐是洞字蓋傳寫之誤耳今索隱釋爲洞達旣洞達矣又何疑乎

間不容翮忽○困學紀聞曰出曾子天圓章閻若璩曰
曾子云其間不容髮

申呂肖矣集解徐廣曰肖音瘠瘠猶衰微○顧炎武曰
肖乃削字脫其旁耳與孟子魯之削也滋甚義同徐
廣注以爲瘠者非是

臣照

按古時字少或瘠削俱書

肖字未可定也

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正義楚莊王都陳○余有丁曰楚
莊克陳以申叔之功而復之故曰復國陳

壯有漑○凌稚隆曰以上文長孺推之則下壯字疑當
作莊此鄭名也漑字下又疑有關文

史記卷一百三十考證

補史記序

司馬貞

太史公古之良史也家承二正之業人當五百之運兼以代爲史官親掌圖籍慨春秋之絕筆傷舊典之闕文遂乃錯綜古今囊括記錄本皇王之遺事採人臣之故實爰自黃帝迄于漢武歷載悠邈舊章罕補漁獵則窮於百氏筆削乃成於一家父作子述其勤至矣然其敘勸褒貶頗稱折衷後之作者咸取則焉夫以首創者難爲功因循者易爲力自左氏之後未有體制而司馬公補立紀傳規模別爲書表題目莫不本紀十二象歲星

之一周八書有八篇法天時之八節十表放剛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傳取懸車之暮齒百三十篇象閏餘而成歲其間禮樂刑政君舉必書福善禍淫用垂炯誠事廣而文局詞質而理暢斯亦盡美矣而有未盡善者具如後論雖意出當時而義非經遠蓋先史之未備成後學之深疑借如本紀敘五帝而闕三皇世家載列國而有外戚邾許春秋次國略而不書張吳敵國蕃王抑而不載並編錄有闕竊所未安又列傳所著有管晏及老子韓非管晏乃齊之賢卿卽如其例則吳之延陵鄭之子產晉之叔向衛之史魚盛德不闕何

爲蓋闕伯陽清虛爲教韓子峻刻制法靜躁不同德刑
斯舛今宜柱史共漆園同傳公子與商君並列可不善
歟其中遠近乖張詞義踳駁或篇章倒錯或贊論麤疎
蓋由遭逢非罪有所未暇故十篇有錄無書是也然其
網絡古今敘述懲勸異左氏之微婉有南史之典實所
以揚雄班固等咸稱其有良史之才蓋信乎其然也後
褚少孫亦頗加補綴然猶未能周備貞業謝顓門人非
博古而家傳是學頗事討論思欲續成先志潤色舊史
輒黜陟陞降改定篇目其有不備並採諸典籍以補闕
遺其百三十篇之贊記非周悉並更申而述之附于衆

補史記序
篇之末雖曰狂簡必有可觀其所改更具條于後至如
徐廣唯略出音訓兼記異同未能考覈是非解釋文句
其裴駙實亦後進名家博採羣書專取經傳訓釋以爲
集解然則時有冗長至於盤根錯節殘缺紕繆咸拱手
而不言斯未可謂通學也今輒按古今仍以裴爲本兼
自見愚管重爲之註號曰小司馬史記然前朝顏師古
止註漢史今並謂之顏氏漢書貞雖位不逮顏公旣補
史舊兼下新意亦何讓焉

補史記序

補史記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補撰并注

三皇本紀

太史公作史記古今君臣宜應上自開闢下迄當代以爲一家之首尾今闕三皇而以五帝爲首者正以大戴禮有五帝德篇又帝系皆敘自黃帝以下故因以五帝本紀爲首其實三皇已還載籍罕備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旣論古史不合全闕近代皇甫謐作帝王代紀徐整作三五曆皆論三皇已來事斯亦近古之一證今並採而集之作三皇本紀雖復淺近聊補闕云

太皞庖犧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華胥履大人迹於雷澤而生庖犧於成紀蛇身人首

按伏羲風姓出國語其華

胥以下出帝王世紀然雷澤澤名卽舜所漁之地在濟陰成紀亦地名按天水有成紀縣有聖德仰

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旁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

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於是始制嫁娶以儷皮

爲禮

按譙周古史考伏犧制嫁娶以儷皮爲禮也

結網罟以教佃漁故曰宓

犧氏

按事出漢書歷志宓音伏

養犧牲以庖厨故曰庖犧有龍瑞以

龍紀官號曰龍師作三十五弦之瑟木德王注春令故

易稱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大皞是也

按位在東方象日之明故

稱太皞皞明也

都於陳東封太山立一十一年崩

按皇甫謐伏犧葬南郡或

日豕在山陽高平之西也

其後裔當春秋時有任宿須句顓臾皆風

姓之肩也女媧氏亦風姓蛇身人首有神聖之德代宓

犧立號曰女希氏無革造惟作笙簧

按禮明堂位及世本皆云女媧作簧

故易不載不承五運一曰女媧亦木德王蓋宓犧之後已經數世金木輪環周而復始特舉女媧以其功高而充三皇故頻木王也當其末年也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強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以濟冀州

按其事出

淮南子也

於是地平天成不改舊物女媧氏没神農氏作

按

皇記者不同譙周以燧人為皇宋均以祝融為皇而鄭玄依春秋緯以女媧為皇承伏犧皇甫謐亦同今依之為說也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為少典

妃感神龍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爲姓

按國

語炎帝黃帝皆少典之子其母又皆有媧氏之女據諸子及古史考炎帝之後凡八代五百餘年軒轅氏代之豈炎帝黃帝是昆弟而同母氏乎皇甫謐以爲少典有媧氏諸侯國號然則姜姬二帝同出少典氏皇帝之母又是神農母氏之後代女所以同是有媧氏之女也

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官

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耨之用以教萬人始教耕故號

神農氏於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嘗百草始有醫

藥又作五弦之瑟教人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遂重八卦爲六十四爻初都陳後居曲阜

按今淮陽有神農井又左

傳魯有大庭氏之庫是也

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長沙神農本起烈山

故左氏稱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厲山氏禮曰厲山氏

之有天下是也

按鄭玄云厲山神農所起亦曰有烈神氏皇甫謐曰厲山今隨之厲鄉也

農納奔水氏之女曰聽諉爲妃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

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軒轅氏興焉

按神農之後凡八代

事見帝王代紀及古史考然古典亡矣况譙皇二氏皆前聞君子考按古書而爲此說豈至今鑿空乎此紀亦據以爲說其易稱神農氏沒卽榆罔榆罔猶襲神農之號也其後有州甫甘許戲露

齊紀怡向申呂皆姜姓之後並爲諸侯或分四岳當周

室甫侯申伯爲王賢相齊許列爲諸侯霸於中國蓋聖

人德澤廣大故其祚胤繁昌久長云一說三皇謂天皇

地皇人皇爲三皇旣是開闢之初君臣之始圖緯所載

不可全弃故兼序之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頭澹泊

無所施爲而俗自化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十二人立

各一萬八千歲

蓋天地初立神人首出行化故其年世長久也然言十二頭者非謂一人之身

有十二頭蓋古質比之鳥獸頭數故也

地皇十一頭火德王姓十一人興

於熊耳龍門等山亦各萬八千歲人皇九頭乘雲車駕

六羽出谷口兄弟九人分長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

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

天皇已下皆出河圖及三五曆也

自人皇已

後有五龍氏

五龍氏兄弟五人並乘龍上下故曰五龍氏也

燧人氏

按其君鑽燧出火教

人熟食在伏羲氏前譙周以爲三皇之首也

夫庭氏栢皇氏中央氏卷須是

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

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斯蓋三皇已來有天下

者之號

按皇甫謐以爲大庭已下一十五君皆襲庖犧之號事不經見難可依從然按古封大山者首

有無懷氏乃在太昊之前豈得如謐所說

但載籍不紀莫知姓王年代所都

之處而韓詩以爲自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有餘家仲

尼觀之不能盡識管子亦曰古封太山七十二家夷吾

所識十有二焉首有無懷氏然則無懷之前天皇已後

年紀悠邈皇王何昇而告但古書亡矣不可備論豈得

謂無帝王耶故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百二

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凡世七萬六百年一曰九頭

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雒紀五曰連通紀

六曰序命紀七曰脩飛紀八曰回提紀九曰禪通紀十

曰流訖紀蓋流訖當黃帝時制九紀之間是以錄於此
補紀之也

補史記

史記正義論例謚法解列國分野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上

論史例

古者帝王右史記言左史記事言爲尙書事爲春秋太史公兼之故名曰史記并採六家雜說以成一史備論君臣父子夫妻長幼之序天地山川國邑名號殊俗物類之品也太史公作史記起黃帝高陽高辛唐堯虞舜夏殷周秦訖于漢武帝天漢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作本紀十二象歲十二月也作表十象天之剛柔十日以記封建世代終始也作書八象一歲八節以記天

地日月山川禮樂也作世家三十象一月三十日三十
輻共一轂以記世祿之家輔弼股肱之臣忠孝得失也
作列傳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者舉全數也餘
二日象閏餘也以託王侯將相英賢略立功名於天下
可序列也合百三十篇象一歲十二月及閏餘也而太
史公作此五品廢一不可以統理天地勸獎箴誠爲後
之楷模也

論注例

史記文與古文尙書同者則取孔安國注若與伏生尙
書同者則用鄭立王肅馬融所釋與三傳同者取杜元

凱服虔何休賈逵范甯等注與三禮論語孝經同者則取鄭玄馬融王肅之注與韓詩同者則取毛傳鄭箋等釋與周易同者則依王氏之注與諸子諸史雜書及先儒解釋善者而裴駟並引爲注又徐中散作音訓校集諸本異同或義理可通者稱一本云又一本云自是別記異文裴氏亦引之爲注也

論字例

史漢文字相承已久若悅字作說閑字作間智字作知汝字作女早字作蚤後字作后旣字作漑勅字作飭制字作劓此之般流緣古少字通共用之史漢本有此古

字者乃爲好本程邈變篆爲隸楷則有常後代作文隨時改易衛宏官書數體呂忱或字多奇鍾王等家以能爲法致令楷文改變非復一端咸著秘書傳之歷代又字體乖日久其黼黻之字法從黼丁履反今之史本則有

從耑

音端

秦本紀云天子賜孝公黼黻鄒誕生音甫弗而

鄒氏之前史本已從耑矣如此之類並卽依行不可更

改若其黼黻從龜辭從舌覺學從與泰恭從小匱匠從

走巢藻從果耕籍從禾席下爲帶美下爲大裏下爲衣

極下爲點析傍著片惡上安西餐側出頭離邊作禹此

之等類例直是訛字寵

勅勇反

錫爲錫

音陽

以支

章侈反

代文

問分 將无混無若茲之流便成兩失

論音例

史文與傳諸書同者劉氏並依舊本爲音至如太史公改五帝本紀便章百姓便程東作便程南譌便程西成便在伏物咸依見字讀之太史變尙書文者義理特美或訓意改其古澀何煩如劉氏依尙書舊音斯例蓋多不可具錄著在正義隨文音之君子宜詳其理庶明太史公之達學也然則先儒音字比方爲音至魏秘書孫炎始作反音又未甚切今並依孫反音以傳後學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

趣於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其鄉同言異字同

音異於茲遂生輕重訛謬矣然方言差別固自不同河

北江南取爲鉅異或失在浮清或帶於重濁今之取捨

冀除茲弊夫質有精麤謂之好惡並如字心有愛憎稱爲

好惡並去聲當體則爲名譽音預情乖則曰毀譽音餘自壞平

反壞徹上音怪自斷徒緩反自去離也刀斷端管反以刀割令相去也耶也奢反未

審之也亦且反助復音伏又扶富反重也過古臥反越度也解核買反自散也照

紀覓反畜許又反養也先蘇前反仙屑然反尤羽求反侯胡溝

反治持並音直之反之止而反脂砥祗並音旨夷反惟維遺唯並音以位

反怡貽願詒並音與之反夷寅彝姨並音以脂反私息脂反綏雖睢

菱

並音息
遺反

偲司伺絲

並音巨
支反

卮枝祗肢

並音章
移反

祗歧

並音

巨支反

其期旗棊蹠

並音渠
之反

祈頎旂幾幾

並音渠
希反

僖熙嬉

嘻

並音許
其反

希晞晞稀

並音虛
幾反

霏妃菲駢

並音芳
非反

飛非扉

並音匪
肥反

尸屍著

並音式
脂反

詩書之

巾

居人反

斤筋

並音芳
連反

穿

詳連反

里李裏

並音良
止反

至贄

並音脂
利反

泣

並音力
至反

吏

力置反

寺嗣飼

並音辭
吏反

字梓

並音侯
置反

置致躋驚

並音陟
利反

器

去冀反

氣

去既反

亟

居未反

覆

敷救反
敷福反

副

敷救反

富鍍

並音府
副反

難分博學碩材乃有甄異此例極廣不可具言庶後學

士幸留意焉

音字例

文或相似音或有異一字單錄乃恐致疑兩字連文檢尋稍易若音上字言上別之所音下字乃復書下有長句在文中須音則題其字

發字例

古書字少假借蓋多字或數音觀義點發皆依平上去入若發平聲每從寅起又一字三四音者同聲異喚一處共發恐難辯別故略舉四十二字如字初音者皆爲正字不須點發

畜

許六反養也又許救反六畜也又他六反聚也

從

訟容反隨也又縱容反南北長也又但容反又子勇

反相勸也又從用反侍
從也又足用反恣也
數色具反曆數術數也又色五反次第也又色角反頻也

傳逐戀反書傳也又逐全反相付也又張戀反驛也
卒子律反卒終也又蒼忽反急也尊忽反兵人也

字體各別不辟君也徵也又頻亦反罪也開也疋亦反
辨故發之也辟邪也又疋豉反論也又音避隱也又普

覓反辟施書移反張也又式豉反
間紀閉反隙也又紀覓反間也又覓間

反靜射蛇夜反射也又夏胡馬反禹號也又胡嫁反春
成亦反音石

復符富反重也又音伏
重直拱反尊也直龍反
適聖石

也之也又丁歷反大也又張革反責也又音敵當也
汜音祀水在成皐又音凡邑名在襄城又孚劒反爲水

在定陶高帝卽位處也又音夷楚人呼土爲汜橋
樂音岳謂音樂也又音洛歡也又音五教反好也情願

也覆敷富反蓋也又敷福反再也
恐曲用反疑也又兵拱反懼也
惡烏各反麤也又烏路反憎

也又音鳥斷端管反有物割截也又段緩反
解佳買反謂於何也斷自相分也又端亂反斷疑事也
解除結縛

也又核買反散也又佳債幾音機庶幾也又音祈近也

反怠墮也又核詐反縫解幾又音記亦冀望字也又音

紀錄過音光臥反度也罪過也又音率也又音類也又音刷

徐廣云率即斂也又屈也立勿反曲也又君勿反姓上音色類反將帥也讓

反位也元在物之上王千方反人主也又于長直良反

又時掌反自下而上放反霸王也又盛也長久也又

張丈反籍才昔反名籍也又薦籍培勃回反補也又勝

長上也籍也又租夜反即借也培蒲內反板也又勝

音升又難乃丹反艱也使所里反又相息羊反又沈針

式證反難乃旦反危也使所吏反又相息匠反又沈甚

諡法解

造曹早反七妻七低反費非味反用也又音秘

到反至也切帝反費邑也扶味反姓也

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

謚遂叙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

古者有大功則賜之善號以爲

稱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

出於己名生於人

名謂號謚

民無能名曰神

一名善

一德不懈曰簡

一不委曲

靖民則法曰皇

靖安

平易不訾曰簡

不信訾毀

德象天地曰帝

同於天帝

尊賢貴義曰恭

尊事賢人寵貴義士

仁義所往曰王

民往歸之

敬事供上曰恭

也 供奉

立志及衆曰公

志無私也

尊賢敬讓曰恭

敬有德讓有功

執應八方曰侯

所執行八方應之

既過能改曰恭

言自知

賞慶刑威曰君

能行四者

執事堅固曰恭

守正不移

從之成羣曰君

民從之

愛民長弟曰恭

順長接弟

揚善賦簡曰聖

所稱得人所善得實所賦得簡

執禮御賓曰恭

迎待賓也

敬賓厚禮曰聖

厚於禮

芘親之闕曰恭

脩德以益之

照臨四方曰明

以明照之

尊賢讓善曰恭

不專己善推於人

譖訴不行曰明

逆知之故不行

威儀悉備曰欽

威則可畏儀則可象

經緯天地曰文

成其道

大慮靜民曰定

思樹惠

道德博聞曰文

無不知

純行不爽曰定

行一不傷

學勤好問曰文

不恥下問

安民大慮曰定

以慮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惠以成政

安民法古曰定

不失舊意

愍民惠禮曰文

惠而有禮

辟地有德曰襄

取之以義

賜民爵位曰文

與同升

甲冑有勞曰襄

亟征伐

綏柔士民曰德

安民以居安士以事

小心畏忌曰僖

思所當忌

剛彊直理曰武

剛無欲強不屈懷忠恕正曲直

質淵受諫曰釐

深故能愛

諫爭不威曰德

不以威拒諫

有罰而還曰釐

知難而退

威彊敵德曰武

與有德者敵

溫柔賢善曰懿

性純淑

克定禍亂曰武

以兵往故能定

心能制義曰度

制事得宜

刑民克服曰武

法以正民能後服

聰明叡哲曰獻

有通知之聰

夸志多窮曰武

大志行兵多所窮極

知質有聖曰獻

有所通而無蔽

安民立政曰成

政以安定

五宗安之曰孝

五世之宗

淵源流通曰康

性無忌

慈惠愛親曰孝

周愛族親

溫柔好樂曰康

好豐年勤民事

秉德不回曰孝

順於德而不違

安樂撫民曰康

無四方之虞

協時肇厚曰孝

協合肇始

合民安樂曰康

富而教之

執心克莊曰齊

能自嚴

布德執義曰穆

故穆穆

資輔就共曰齊

資輔佐而共成

中情見貌曰穆

性公露

甄心動懼曰頃

甄精

容儀恭美曰昭

有儀可象行恭可美

敏以敬慎曰頃

疾於所慎敬

昭德有勞曰昭

能勞謹

柔德安衆曰靖

成衆使安

聖聞周達曰昭

聖聖通合

恭已鮮言曰靖

恭已正身少言而中

治而無眚曰平

無災罪也

寬樂令終曰靖

性寬樂義以善自終

執事有制曰平

不任意

威德剛武曰圉

禦亂患

布綱治紀曰平

施之政事

彌年壽考曰胡

久也

由義而濟曰景

用義而成

保民耆艾曰胡

六十曰耆
七十曰艾

耆意大慮曰景

耆強也

布義行剛曰景

以剛行義

追補前過曰剛

勤善以補過

清白守節曰貞

行清白執志固

猛以剛果曰威

猛則少寬果敢行

大慮克就曰貞

能大慮非正而何

猛以彊果曰威

強甚於剛

不隱無屈曰貞

恒然無私

彊義執正曰威

問正言無私

辟土服遠曰桓

以武正定

治典不殺曰祁

秉常不衰

克敬動民曰桓

敬以使之

大慮行節曰孝

言成其節

辟土兼國曰桓

兼人故啓土

治民克盡曰使

克盡無恩惠

能思辯衆曰元

別之使各有次

好和不爭曰安

生而少斷

行義說民曰元

民說其義

道德純一曰思

道大而德一

始建國都曰元

非善之長何以始之

大省兆民曰思

大親民而不殺

主義行德曰元

以義爲主行德政

外內思索曰思

言求善

聖善周聞曰宣

聞謂所聞善事也

追悔前過曰思

思而能改

兵甲亟作曰莊

以數征爲嚴

行見中外曰愨

表裏

獻國克服曰莊

通邊圉使能服

狀古述今日譽

立言之稱

勝敵志强曰莊

不撓故勝

昭功寧民曰商

明有功者

死於原野曰莊

非嚴何以死難

克殺秉政曰夷

秉政不任賢

屢征殺伐曰莊

以嚴釐之

安心好靜曰夷

不爽政

武而不遂曰莊

武功不成

執義揚善曰德

稱人之善

柔質慈民曰惠

知其性

慈仁短折曰懷

短未六十折未三十

愛民好與曰惠

與謂施

述義不克曰丁

不能成義

夙夜警戒曰敬

敬身急成

有功安民曰烈

以武立功

秉德尊業曰烈

合善典法曰敬

非敬何以善之

剛克爲伐曰翼

伐功也

剛德克就曰肅

成其敬使爲終

思慮深遠曰翼

小心翼翼

執心決斷曰肅

言嚴果

外內貞復曰白

正而復始終一

不生其國曰聲

生於外家

不勤成名曰靈

任本性不見賢思齊

未家短折曰傷

未家未娶

死而志成曰靈

志事不宏命

愛民好治曰戴

好民治

死見神能曰靈

有鬼不爲厲

典禮不愆曰戴

無過

亂而不損曰靈

不能以治損亂

短折不成曰殤

有知而天殤

好祭鬼怪曰靈

瀆鬼神不致遠

隱拂不成曰隱

不以隱括改其性

極知鬼神曰靈

其智能聰徹

不顯尸國曰隱

以問主國

見美堅長曰隱

美過其令

殺戮無辜曰厲

官人應實曰知

能官人

復恨遂過曰刺

去諫曰復反是曰恨

肆行勞祀曰悼

放心勞於淫祀言不脩德

不思忘愛曰刺

忘其愛已者

年中早天曰悼

年不稱志

蚤孤短折曰哀

蚤未知人事

恐懼從處曰悼

從處言險地

恭仁短折曰哀

體恭質仁功未施

凶年無穀曰荒

不務耕稼

好變動民曰躁

數移徙

外內從亂曰荒

家不治官不治

不悔前過曰戾

知而不改

好樂怠政曰荒

淫於聲樂怠於政事

怙威肆行曰醜

肆意行威

在國遭憂曰愍

仍多大喪

壅遏不通曰幽

弱損不凌

在國逢難曰愍

兵寇之事

蚤孤鋪位曰幽

鋪位卽位而卒

禍亂方作曰愍

國無政動長亂

動祭亂常曰幽

易神之班

使民悲傷曰愍

苛政賊害

柔質愛諫曰慧

以虛受人

貞心大度曰匡

心正而用察少

名實不爽曰質

不爽言相應

德正應和曰莫

正其德應其和

溫良好樂曰良

言其言好可樂

施勤無私曰類

無私唯義所在

慈和徧服曰順

能使人皆服其慈和

思慮果遠曰明

自任多近於專

博文多能曰憲

雖多能不至於大道

嗇於賜與曰愛

言貪吝

滿志多窮曰惑

自足者必不惑

危身奉上曰忠

險不辭難

思慮不爽曰厚

不差所思而得

克威捷行曰魏

有威而敏行

好內遠禮曰煬

朋淫於家不奉禮

克威惠禮曰魏

雖威不逆禮

去禮遠衆曰煬

不率禮不親長

教誨不倦曰長

以道教之

內外賓服曰正

言以正服之

肇敏行成曰直

始疾行成言不深

彰義揜過曰堅

明義以蓋前過

疏遠繼位曰紹

非其第過得之

華言無實曰夸

恢誕

好廉自克曰節

自勝其情欲

逆天虐民曰抗

背尊大而逾之

好更改舊曰易

變故改常

名與實爽曰繆

言名美而實傷

愛民在刑曰克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擇善而從曰比

比方善而從之

除殘去虐曰湯

隱哀也景武也施德爲文除惡爲武辟地爲襄服遠爲桓剛克爲僖施而不成爲宣惠無內德爲平亂而不損爲靈由義而濟爲景餘皆象也

以其所爲證象其事行

和會也勤

勞也尊脩也爽傷也肇始也怙恃也享祀也胡大也秉
順也就會也錫與也典常也肆放也康虛也獻聖也惠
愛也綏安也堅長也耆彊也考成也周至也懷思也武
法也布施也敏疾也速也載事彌文以前周書諡法周
代君王並取作諡故全寫一篇以傳後學

列國分野

漢書地理志云本秦京師爲內史

顏師古云京師天子所居畿內也秦并天

下改立郡縣而京畿所統時號內史言其在內以別於諸郡守也百官表云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名馮翊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左扶風治內史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爲三輔也

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埜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
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
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
南有牂牁越嶲益州

魏地觜觿參之分埜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
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滎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

陽鄆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

卷去權反

周地柳七星張之分埜今之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
鞏緱氏

韓地角亢氏之分埜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

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邠東接汝南西接弘農
得新安宜陽鄭今河南之新鄭及成臯滎陽潁川之崇
高城陽

趙地昴畢之分陘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
又得涿郡之高陽莫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
得渤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
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
上黨

燕地尾箕之分陘召公封於燕後三十六世與六國俱
稱王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

南有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有新成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次樂浪玄菟亦宜屬焉

齊地虛危之分壑東有菑川東萊瑯耶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渤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

魯地奎婁之分壑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

宋地房心之分壑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今之睢陽

衛地營室東壁之分壑今之東郡及魏郡之黎陽河內

之野王朝歌

楚地翼軫之分壄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
及漢中汝南郡後陳魯屬焉

吳地斗牛之分壄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
六安臨淮郡

粵地牽牛婺女之分壄今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
海日南

以前是戰國時諸國界域及相侵伐犬牙
深入然亦不能委細故畧記之用知大畧

史記正義論列國分野

尚書

臣

張照謹言司馬遷紹春秋作史記後世史

家奉爲鼻祖焉顧其書前後重複互異甚多讀者
舉矛刺盾往往而是原其所以蓋有三焉一日春
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子曰吾猶及史之闕
文夫與其過而棄之無寧過而存之一事而傳聞
異辭則並舉而互見不敢以已之臆橫斷往古之
人遷之慎也一日遷武帝之臣也則如所稱今上
本紀者固宜有錄無書其他文字叙至遷作史記
時而止者其文字似未了而義已了後人不知妄
爲增益於是金鑰莫辨所爲褚先生者固不足以

述遷之緒况又未必皆褚先生爲之所以益雜亂而無章也一日遷之爲史祖述春秋顧春秋之義微矣遷豈能彷彿萬一哉其體例實遷草創其爲言述古諷今不專爲一代之史與後代史家專叙一代者不同且非易代而爲之其所筆削卽本朝之事也固不得不以微辭見指而後世或情焉以爲有關遺而轉增益之或失其指趣而妄加非議有是三者是以讀史記之難異於他史我

皇上稽古右文命臣等攷訂前史而重刊之以嘉惠後

學臣等學殖荒落何足仰副

明詔謹就所聞諸師友見諸傳記者爲之考證以附卷
後其間都有侍從燕閒得聞

天語講論

臣

輒剽竊入書以幸士林其注有三曰集解

曰索隱曰正義世固皆無全本就世所傳本博考
而詳校之蓋比明監本增什之六然猶未全也其
於已刊之後復搜得之者則又見於考證中以補
其遺顧三注文字益多舛訛雖據所見聞稍加駁
正入於考證然不能無罣漏也要之校明監本則
不可同年語矣

臣

照謹識

原任詹事臣陳浩侍讀臣齊召南編修臣孫人龍

原任編修臣杭世駿奉

勅恭校刊